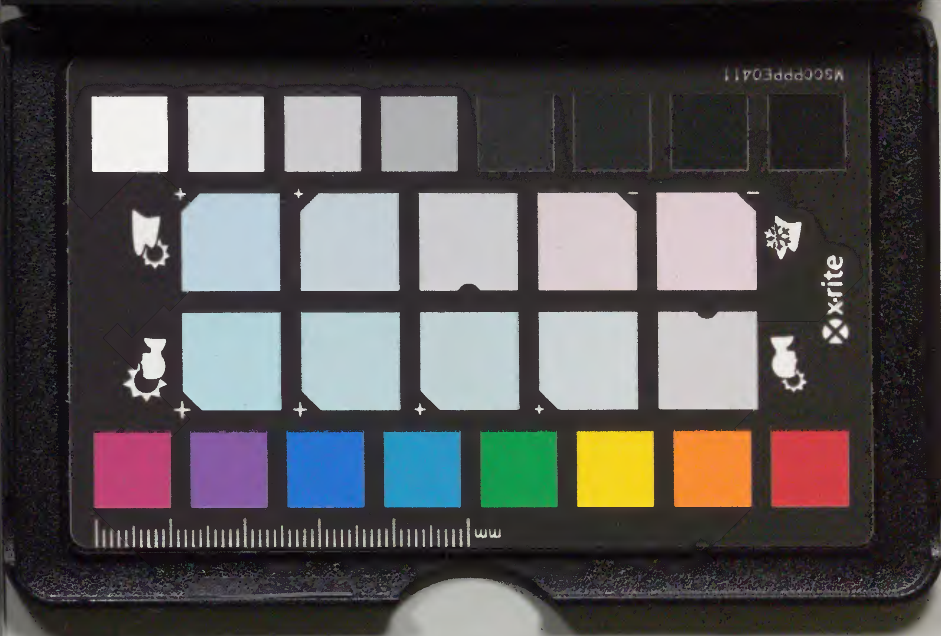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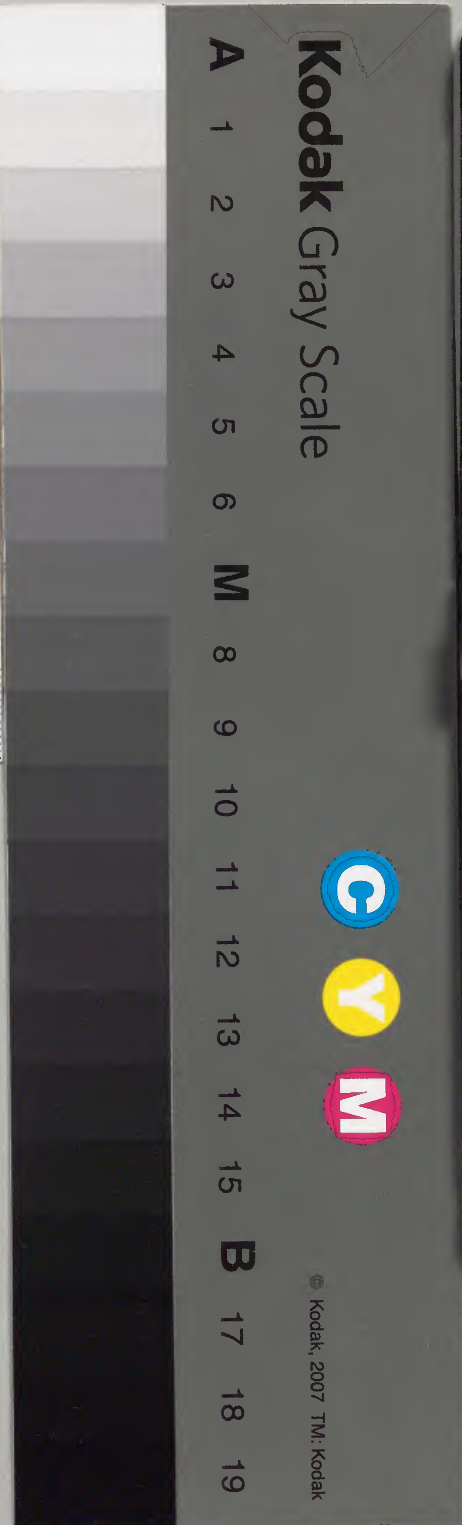


# 宋書

傳三十卷之四十二

庫文閣内		
二八〇函	五〇三五	漢書
三架	九冊	五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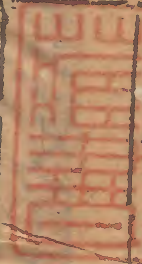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5
冊數	20(17)
函號	280 3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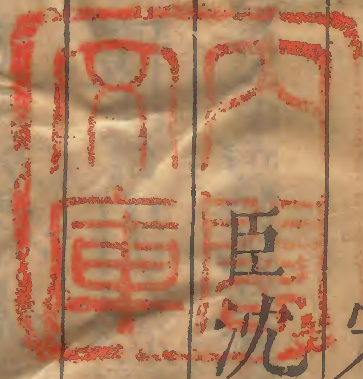
宋書七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約

新撰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  
 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  
 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  
 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與之談以往

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父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畱乖意以爲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即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

既至而蠻斷驛道以來攻郡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卽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守

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  
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  
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  
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  
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李明年已  
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  
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  
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  
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  
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脩陽亭出熊耳山季  
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  
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  
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  
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  
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  
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本  
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  
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

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  
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  
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  
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  
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  
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竝率義徒相  
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歿死戰莫不  
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  
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  
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  
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  
偽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  
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  
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驂亂使  
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  
人共攻金門鳴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  
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  
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

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都畱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竝造陝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竝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

河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苗度嶠來救安都方

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掎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而當槓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

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竝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

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宋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  
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  
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  
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  
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晏  
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  
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  
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  
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竝爲虜盡力便是本  
無善心順附者左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  
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賊步未  
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  
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  
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  
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嶺陝既定其地宜  
撫以弘農劉寬虬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  
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  
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



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關  
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  
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僞帥何難於封  
陵自列三營以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  
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濟河以截軍  
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  
徒竝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陽  
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  
援方平於函谷元景云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  
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  
湖關口虜蒲阪戍主沂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  
萬至閬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  
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  
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旣交虜又奔散時北討  
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  
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  
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  
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

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  
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  
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  
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  
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  
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  
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  
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  
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  
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  
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  
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  
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竝同大舉  
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  
揔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  
弈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  
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

屈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雲哀情時義軍船  
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  
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  
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  
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復遣龍  
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  
南據高丘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  
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  
實啓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  
元景營壘未立爲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  
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劭白登朱雀門  
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  
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  
既至砦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  
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  
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  
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  
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舫略渡人程天祚柴

未立亦為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至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  
左右唯畱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  
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  
以奔之賊眾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眾  
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于  
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創簡  
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  
投死馬澗澗為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  
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  
道存竝來歸順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  
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雝梁南北秦四州荆  
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雝  
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  
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  
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  
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  
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

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雒州刺史質慮其爲  
荆江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  
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  
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謩討之加  
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謩復以爲都督雒梁  
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  
將軍領寧蠻校尉雒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  
宣竝反玄謩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  
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謩聞賊盛遣司  
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  
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  
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謩西壘玄謩使垣  
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  
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  
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  
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  
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

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暮以羸弱居守  
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  
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  
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  
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  
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  
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  
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  
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  
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  
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  
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  
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  
尚書僕射顏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  
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劔二十人固辭  
班劔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  
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

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怕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書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載法與後字青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求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奉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

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燮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冤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賊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



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  
從祖弟光世先畱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  
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  
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  
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  
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  
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  
直閣大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衛將軍封開  
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閣宗越譚  
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城  
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  
爲順陽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  
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  
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  
咨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  
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  
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

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雒州以爲輔國行參  
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  
簿衡陽王義季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  
義季即命爲征西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  
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  
爲咨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  
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  
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啟太祖請爲  
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

簿那得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

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  
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  
世祖踐祚以爲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  
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  
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  
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  
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  
逆寧亂事資群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

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  
 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  
 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懷侍中  
 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愨孫豫章太  
 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  
 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  
 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愨孫興  
 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百  
 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復  
 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莞兗州之濟北三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虜  
 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清水公拾賁  
 敕文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  
 率前負外將軍周盤龍等擊大破之世祖遣虎  
 賁主寵孟蚪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  
 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荀思達與孟蚪合力行  
 達沙構虜窟環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  
 戰孟蚪等奮擊盡日孟蚪手斬五軍公虜於是

萬曆二十二年

宋書卷三十七

三十七

三百三十

大奔孝祖又斬窟環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  
 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  
 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與就傅乾愛  
 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  
 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與出城拒戰即斬它  
 門餘眾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  
 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眾  
 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

戎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馬勇齊效類

王大殲羣醜朕用嘉嘆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  
 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以時言上荀思達龐孟  
 蚪等又追虜至杜梁虜眾多四面俱合平南參  
 軍童太一及荀思達等竝單騎出盪應手披靡  
 孟蚪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既而虜  
 更合眾大至孟蚪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  
 軍天生助師伯張懷之據縻溝城師伯遣天生  
 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

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  
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追贈郡守又  
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  
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  
者無筭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  
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  
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  
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既至虜微  
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  
師伯遣長史穉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  
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  
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  
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  
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  
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竝爲吏部尚  
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爲公車令上以竒  
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  
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

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竒先到公車不施行  
 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  
 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  
 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  
 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  
 即位復還即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  
 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  
 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  
 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  
 楊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自任為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  
 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  
 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竝幼皆  
 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  
 南康相大宗即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  
 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  
 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  
 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寃魂謚曰荒子師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李永

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

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巴陵蠻不與慶之

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負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縶入上見而驚曰卿何  
 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  
 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  
 軍負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雒州刺史劉道  
 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  
 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  
 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  
 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  
 左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為世祖無軍中兵參  
 軍世祖以本號為雒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  
 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  
 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  
 殺深式還慶之又討之王玄暮領荊州王方回  
 領臺軍竝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郎山蠻最  
 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萬  
 餘口還京師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  
 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為寇慶之  
 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



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  
劉顥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  
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日連安  
蠻參軍劉維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  
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  
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陽景  
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日連尚期諸軍八道俱  
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陽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  
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蠻得據山爲阻於矢  
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  
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  
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  
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  
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竝  
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  
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  
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  
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

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眾軍悉集團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眾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二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道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眾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為礪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徽上凌六戍

萬曆壬午

宋書傳卷三十一

三十四

陽進三百卅

而還蠻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  
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  
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  
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  
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暮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將恐重辱王  
師主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復王師再  
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  
動窮折寺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  
則碣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  
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  
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揚  
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  
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  
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  
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暮向碣礮戍  
主棄城走玄暮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碣礮仍  
領斌輔國司馬玄暮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

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暮  
慶之曰玄暮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  
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  
玄暮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  
故諫斌殺玄暮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梟自歸  
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  
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礮礮慶之曰夫  
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  
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固  
有也礮礮孤絕復作朱修之淮臺耳會詔使至  
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  
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  
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  
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  
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礮礮  
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  
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  
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

參軍拓跋燾至外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人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彊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碣礮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

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莊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河咸懼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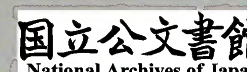
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搃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弑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

之及柳元景等竝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  
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  
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兖豫  
徐兖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  
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  
伐罪義氣雲踴群帥仗節拮難如歸故曾未積  
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算於大統末念茂庸思  
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豫徐  
兖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  
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兖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兖  
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  
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  
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  
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  
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

邑未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  
 公竝食邑三千戶慈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  
 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固縣侯  
 彬之陽新縣侯竝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  
 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  
 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泝淮向壽陽  
 搃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  
 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

弟俞進據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俞直  
 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

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  
 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  
 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  
 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  
 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  
 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表疏數十上  
 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



必爲聖朝所沒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  
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  
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二年司  
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  
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  
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鐙刀慶  
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  
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  
狂愚不足勞壯故使僕來耳慶之曰朝廷以君  
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  
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  
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  
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  
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漸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  
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  
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



誕於城上授函表情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為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表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寇慶之以郢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

子妃上世祖金鏤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  
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  
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  
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  
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  
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  
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  
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

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乘慶之前  
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

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  
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  
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  
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  
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  
讓廢帝狂悖無道衆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  
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  
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

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  
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眾軍少子文耀年  
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  
戶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  
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  
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  
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  
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  
曰老矣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  
矣及死賜與其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  
敗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  
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之之死也  
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拚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  
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  
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  
殺子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  
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

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  
元嘉中受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  
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啟之之子也孝建初為  
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  
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為兗州刺史景  
和中徵為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  
居父憂起為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  
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為南兗州  
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為逆起  
為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  
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  
有將用初為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  
世祖伐逆以為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  
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  
慈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  
系臨射之所殺甚眾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  
賊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  
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為寧朔將軍始興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傳卷三十一 王應二百二十

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  
臺軍是賊劬所遣竝信之蒯征北參軍顧邁被  
賊徙在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  
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  
至曰宜四面竝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  
不在已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  
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  
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  
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劬之子文秀別有傳慶  
之聲從如扇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  
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  
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  
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  
請固停詔敕天震霄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  
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  
已哉

壬子十月五日夜

林

列傳第三十八

宋書七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沔歷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

萬曆三十二年

宋書卷三十八

一

蕭召二百八十五

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弟北海太守蕭汪於陳說發干餘謀黨為寇亂思話遁思話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

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  
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  
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又  
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收合士衆得  
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中  
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  
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礪頭遣  
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  
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  
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  
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  
軍出泮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  
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



軍還與諱合二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  
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  
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  
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  
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  
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  
當因大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閏月諱及方明  
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興幢主殿中將軍梁坦  
直入角營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中  
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相玄篡晉以相  
布爲梁州布敗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  
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  
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  
固即思詒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  
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  
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  
護委鎮之罪統府所収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  
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詒上

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為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

在益州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

徵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鐘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隨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卷之三十八

五

卷三百三十一

一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  
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  
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  
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  
力倩府軍身九人大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  
父於里間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  
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  
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陳不從乃領精甲三  
千助鎮彭城虜退即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齊  
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  
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  
衆軍圍碯礮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  
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  
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  
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丞司馬崔訓  
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  
月思話及衆軍並至碯礮治三攻道太祖遣負

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  
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  
道出燒崔訓樓及幕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  
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  
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  
能固攻道被誅碯碯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  
將軍思話啓事碯碯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濟  
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  
要置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  
少益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  
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  
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  
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即率部曲還彭  
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  
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旣還在路漸有  
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  
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  
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

憤咽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  
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  
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  
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滅  
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  
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  
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  
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

繼發憑威策需勢司辰巧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世祖至新亭坦亦遣克京口即位徵爲散騎

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  
楊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  
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  
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  
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  
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  
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

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為侍中原之從父弟驤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好

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眾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碻礮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礮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

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  
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  
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  
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  
斌即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  
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  
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  
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  
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  
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  
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旣失據  
衆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  
官賞格示衆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  
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  
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  
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  
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  
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

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弒弟簡歷  
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  
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禧  
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  
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  
城陷伏誅弒簡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  
以弒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  
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  
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弟衡爲徐州刺史太子  
人而醜譙不廢坐劭衡弟爲徐州刺史太子  
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  
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  
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雒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  
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  
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比中郎  
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  
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



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為元帥固  
 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  
 免延孫官為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  
 郎咨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  
 長史尋陽太守行雷府事世祖即位以為侍中  
 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  
 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勲樹  
 良未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  
 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切戒力具盡左衛將軍  
 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慕經綸惟始俾  
 積基更造成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  
 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  
 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  
 反叛上深以東土為憂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  
 守置佐史事平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  
 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為  
 南兖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為使持節監雒  
 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

軍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為侍  
 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  
 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  
 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為鎮  
 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  
 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  
 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  
 者又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興里左將軍劉懷肅  
 居安上里徐州刺史劉瓛居廣亭里延孫於  
 凡四里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庸昭穆延孫於  
 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  
 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  
 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  
 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  
 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  
 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  
 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  
 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

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  
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  
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  
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  
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  
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  
為荊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  
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  
公延孫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一紀靈業中地則首瞻  
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冠器允棟幹勳實佐  
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  
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變和台階永毗國道  
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  
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  
謚忠穆詔為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  
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  
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

宋書卷七十八  
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  
在孔覬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表矣風颺局力  
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  
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  
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  
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  
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宋書七十八

壬子十月七日夜一

林孝老

列傳三十九

宋書七十九

臣沈

約

新撰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綽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列傳三十九

年十一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  
 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  
 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  
 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  
 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  
 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  
 奔敗唯延中兵參軍鄒景先弘農關中三  
 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  
 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  
 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  
 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  
 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  
 州以誕為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  
 聞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  
 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為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列傳卷三十九

後繼勅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荻葑、彬之軍人多齎藍屐於荻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為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劔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顛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二千戶。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卷三十九

三

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旣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亾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亾先朝賜贈美人又德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書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廣陵至京口客



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擧自殺抱痛懷冤冒  
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  
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  
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  
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  
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  
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  
聞聖明登作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勸賜  
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  
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  
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平鄭  
師憐家祝詛詠之旣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  
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  
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  
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  
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  
自顧冤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

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  
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毗俗大庇黔首庶道被  
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  
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  
綱崩褫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  
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  
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  
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  
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昌千里事哀行路感  
無親莫此為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  
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  
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  
頓仆牢窅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  
者流涕聞之者含嘆及神鋒首路攬搶東指風  
卷四嶽電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陞  
下頻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未乃奉順分  
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  
情不顧物議彎弧曜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

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  
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襍祲廓清大明升曜幽  
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  
遲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  
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  
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  
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贍於號諱之辰遽甘滋  
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  
且盡乃徵引巫史暫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  
貴可期恃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誦朝廷

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  
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宸御安生規幸  
多樹淫祀顯肆詆誚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  
稱躡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  
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  
禁噐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  
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  
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乘輿爲已腹心事

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矯稱舊隸加以營  
干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  
族役同輿阜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  
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亾身狗  
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藝植輒逼遺  
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  
傷行路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  
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  
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  
路左息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  
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有覩面目豺狼爲  
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  
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  
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詖彌甚受  
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鳩毒譖瀆膚  
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榜開募事發辭寢

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  
執旨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  
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闈卽戮之辭  
皆稱潛驛往來遙相要契醜聲穢聞宣著遐邇  
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豫章民  
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  
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且有流言之覺魯  
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  
義康襲軌於後變般柴射亦皆以義  
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憐天經下誣政道結豐  
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  
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膺于紀之  
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絕誕屬  
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  
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息  
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  
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  
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

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蓄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且將曉，明寶與閬率精兵數百人，卒至。明而明不開，誕已列兵營，陣自。明上遣腹心率壯士擊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屏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卽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

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  
遇慤勤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  
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  
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  
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  
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親勒部曲鎮扞徐  
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  
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宜  
至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固絕悲塞不

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竝誅之  
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叛出者  
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  
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  
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  
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  
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  
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柳元

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揚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

單騎前

至故訓

得延

向城

既至

曰城上

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



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  
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  
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間道  
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  
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  
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  
沈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  
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卽位鄭  
瑗爲山陽王太子勛同逆休祚遣瑗及左右刑  
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卽使琰鎮軍  
于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  
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  
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  
爲劉劭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  
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  
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  
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

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軟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此左親羣臣皆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為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為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乃加申靈

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  
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  
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  
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  
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  
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  
血誕又遣二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  
兵二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  
大破之門者又為馬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  
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道營復破之又破城下  
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  
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  
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  
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  
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  
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  
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

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  
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劭土山爲劭所破慶之填  
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  
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  
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  
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  
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  
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

上將受律羣蕃兵時說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  
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  
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  
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  
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  
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  
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  
糗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  
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  
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違江水約示不難且

覩理者寡聞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  
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  
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  
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  
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  
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  
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  
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  
而進又剋小城延閣軍人與申靈陽走趨後園  
隊主沈徽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諫執王  
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  
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  
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  
悉誅殺城內男爲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  
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  
誠節權爲後將軍封周浦山陽縣侯食邑四百  
五十戶胤之來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  
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先

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  
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  
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  
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  
曰官須髮爲鞘睡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  
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  
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  
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  
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  
苦諫得止大福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諷問六慎  
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  
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  
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  
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巨屬  
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  
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  
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  
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戈

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  
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  
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  
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  
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纒布哭市義犯  
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  
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褊衲微表寃  
麥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  
昭曰正北表如北省以慨然其及妻女並可以  
庶人禮葬并置守備大宋表始四年又更改葬  
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弟八子也元嘉二十二  
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  
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  
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  
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  
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南

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  
將軍明年徵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  
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  
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  
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  
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  
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  
殊級往晉之令典惟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  
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範  
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並可增益觀  
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  
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劔二  
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禘尤凡劣諸兄弟  
蚩鄙之南平王鐸蚤薨鐸子敬淵婚禘往視之  
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  
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  
人旣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禘住  
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



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咨議  
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  
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  
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胙方隆七蕃迷叛斯  
寔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寓寓內紆患  
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  
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澁人  
士自朕發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敦敦友  
于故宗殊置起居上命應天實尚敦睦敦敦友  
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  
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  
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  
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遭禍  
兵斥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  
深林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弦歌側耳  
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  
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

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  
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  
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  
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群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  
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  
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  
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  
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  
祝祝殺殺共共養養胡胡夕夕拜拜伏伏衣衣裝裝整整敬敬事事如如神神人  
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臯所生微幸  
斂隘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具信事  
旣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理遣左  
右二人主掌殞舍顯行邪志固顧吏司又挾閹  
監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  
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  
害台輔圖犯官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秦  
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臯左黜公稽古寡

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  
輕措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  
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  
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  
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感狀淚不  
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  
心誠不箸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  
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  
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任主魏毒黃流  
初誅宰輔豸志方扇於建章召朕兄弟逼酒  
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  
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内崩  
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  
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  
出入每不能同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  
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向不長惡逆挫  
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  
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

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貨畜  
 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  
 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徧惠趨  
 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生異圖籍  
 籍之議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  
 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為可公既才  
 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  
 凶咎自闕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  
 多難既實深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  
 仁為日已久尚能含讎怨曩者于解事豈容於  
 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  
 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  
 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  
 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  
 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  
 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  
 領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竊敬之

閻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上  
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  
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  
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  
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  
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位聽還京邑順帝昇  
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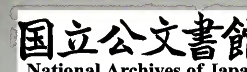
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昌  
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怒左右人援防身刀斫  
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  
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爲  
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  
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鄒梁南  
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  
尉鄒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  
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

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  
 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  
 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  
 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  
 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  
 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充如其凶圖獲  
 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為鑑戒加以頻  
 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  
 忽復構此良可悲宛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  
 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通令自殺即葬襄陽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大  
 宗即位追封為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彌琅邪  
 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  
 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諡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  
 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為使持  
 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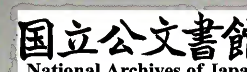
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  
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案之常懷忿怒左  
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  
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  
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  
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  
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  
左右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  
叔兒魏公子陳白兒張四叔楊興劉保余雙等  
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揚慶出金城殺司馬  
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  
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  
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自己休  
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  
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  
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  
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  
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

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  
 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撓亂無相統領時尚書  
 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為休茂中兵參軍眾共  
 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云立  
 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  
 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  
 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為射聲校尉  
 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上不許即葬襄  
 陽更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和元

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為長沙內史南郡王

義宣為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川七  
 郡明年義宣為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馬見  
 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  
 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為  
 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二年出為江州刺  
 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為祕書監領前軍





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光  
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爲使  
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  
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  
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  
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  
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  
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  
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山鄆司廣交五州豫  
州之西陽新蔡首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  
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  
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  
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  
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  
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  
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

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  
 狼戾致福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  
 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  
 不為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  
 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  
 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  
 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  
 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闕二留則傾身接引厚相  
 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  
 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讐難已成母荀太  
 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  
 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  
 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  
 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  
 為休範所撥留自太泐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  
 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  
 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  
 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

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  
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  
陽晝夜取道書與素榮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  
賢宜親踈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  
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  
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  
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踈葉枯政移異  
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  
孤子忝枝皇族竊願與雖欲忘言其可得乎

高祖武皇帝升獻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

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  
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  
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  
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  
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  
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  
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  
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覺實

自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  
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  
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  
嗟嘆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  
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回  
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  
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閱牆致此禍  
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  
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合遺責在左右于時出  
入卧内唯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遘禍見  
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  
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  
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  
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遠常羲望失度昔魏顆擇  
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  
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  
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  
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

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  
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  
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  
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  
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  
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  
勳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  
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  
若受制璫耶則家國俱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  
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  
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  
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  
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  
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  
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  
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  
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

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  
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  
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  
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啓并有別書若  
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  
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  
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  
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  
日晦望表驛相從江甯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旣  
已甘心其可再乎如行來所說以孤子納土爲  
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  
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  
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  
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  
疆場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  
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  
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  
治盆壘復致蹙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子

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  
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  
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  
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  
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  
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  
弟之讎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  
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  
蠹必除人邪必翦王業定新何勞後力望更執

錄二豎以謝寃魂則分帝不失顯悌之名宋世  
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  
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  
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爲  
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  
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  
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  
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  
蚤誅張溫趙趙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

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  
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  
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直  
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悵  
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與佐郢兵權  
在握厥督屠任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  
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  
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  
問孤子哀疾延設寤寐無日庶規史籍死不忘

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

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  
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充  
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  
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  
衛殿省時事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  
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  
自臨城南於臨滄關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  
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



休範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為質至即  
 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  
 還左右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  
 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  
 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  
 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  
 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為亂兵  
 所殺墨蠡等唱云遣隊主陳靈寶齋首詣臺道  
 逢賊首於水挺身呼進雖唱云已平而無以

為據眾愈疑惑張劭等遂於白下沈懷明於石

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  
 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  
 恒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  
 別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  
 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  
 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  
 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  
 熙王奭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

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郡歛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壬子十月廿三日

列傳第四十

宋書七十七

臣沈約新撰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子貞江婕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列傳卷四十九

二百九十五

好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表人生皇  
 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  
 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  
 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  
 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  
 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  
 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  
 子鳳同生次皇子子其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  
 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  
 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  
 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  
 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  
 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  
 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其年遷  
 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

萬曆二十二年

宋書列傳卷四下

二

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  
 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邑  
 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  
 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鰥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  
 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  
 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  
 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  
 畿復舊制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  
 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  
 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  
 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才凡少凶慝有廢  
 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  
 行乖天理楚王媯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  
 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王山陰公主也廢帝改  
 封為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  
 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王肆

情滂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  
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王不能  
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  
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  
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  
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

軍事鎮軍將軍寧遠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

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  
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任  
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  
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  
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  
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  
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  
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討孰

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  
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  
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  
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  
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  
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  
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  
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  
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離尾又遣安北將軍素顛  
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顛等糧援胡遣將  
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顛聞胡去亦棄衆南  
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  
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  
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  
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  
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顛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

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構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鄙羣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覲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祗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

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  
 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消流不  
 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疾  
 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羣小潛  
 通南釁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為庶人徙付遠  
 郡於是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  
 憲太后既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  
 兗州有志為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為中書舍  
 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為舍人甚見委信景和  
 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  
 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冠軍將  
 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  
 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  
 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



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  
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  
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  
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雒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  
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

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

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大守

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

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

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

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

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

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

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亾事棄日閱

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  
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  
篆弔新宮之奄映嗔壁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  
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  
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霜之舒卷念桂枝之秋  
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  
思聯情形殿閑兮素塵積翠肥蕪兮紫苔生寶羅  
暘兮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  
疑冬宮冽兮朱火青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徒可  
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  
竭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  
泛輦路之晚清轡南陸蹕閭闔轅北津警承明  
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胤而慟興  
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  
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  
竦鸞劔於清都朝有儼於徵進禮無替於粹圖  
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  
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磬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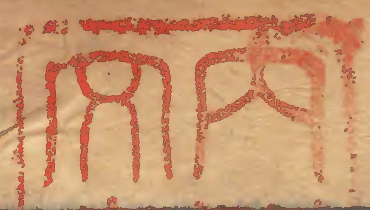
文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  
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  
遣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  
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  
之遙袞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  
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  
梧三妃不從昏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  
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  
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  
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  
天秩之崇班禮應剏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  
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官考之古典顯  
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  
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  
一部禮儀竝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位解中書令領  
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羣公

萬曆二十一年刊

宋書傳卷四

位三百卅

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  
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仍葬京口太宗  
卽位詔曰夫紆冕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  
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  
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  
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  
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旌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  
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女子師  
俱嬰謫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  
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諡又曰哀枉追遠仁道  
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  
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  
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  
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  
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冤祀莫寄  
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  
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



萬曆二十二年刊

天啓書傳卷之二

二

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  
諡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  
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  
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  
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  
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  
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卽位加

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

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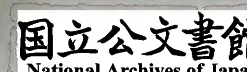
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  
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  
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  
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  
稷天未亾宋景命集我土流迷愚相扇四海同  
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  
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

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彊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為主劉氏不辨今日汝諸兄弟冲恥為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定

方今處汝相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則

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



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爲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齊敬王子初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卽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  
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  
年薨

南海采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  
大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  
景和元年為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  
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  
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和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

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冲  
主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  
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  
託芟璿極岐疑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  
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為後既承國祀方奉  
丞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道垂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音世祖平日詭申  
慈愛朋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



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是顯布宗戚宣灼宮闈  
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  
願乾渥廣臨由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  
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願許之其年賜死時年  
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  
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勳狹政  
弛樂飲無厭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  
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  
禍世祖繼體昭憲無遺昔曹冢中圮含生懼滅賴

英孝感奮掃雪冤耻勳纘墜歷拯茲窮氓繼絕  
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  
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  
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  
門女累不少旣無釐揔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  
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瘳疾  
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  
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徽

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  
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  
二年為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  
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  
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  
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

知弱義在於此也

宋書八十一

臣沈約新撰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  
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  
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  
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

萬曆二十二年刊

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  
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竝異焉東海何承天  
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  
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  
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  
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  
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  
善糾適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  
之於大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  
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  
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  
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  
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  
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  
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  
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

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  
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  
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氏賊楊高為寇  
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即日  
起兵求率眾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  
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  
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  
聚蓄多者致萬金所獲賔寮竝京邑貧士出為  
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  
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為逆遣參軍  
王曜徵兵於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  
參軍常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為魯  
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為  
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  
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  
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為右衛將軍明年遷丹

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竝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

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三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

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  
 宣累獄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  
 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嘆  
 屬佇良牧故暨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基德  
 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  
 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  
 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  
 侍中司空持節都督荆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  
 為千戶諡為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  
 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  
 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  
 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璫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  
 之父愔竝為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  
 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  
 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  
 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

萬曆二十一年刊  
 宋書傳卷四十一

五  
 劉位三百七

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允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

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  
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  
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  
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  
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  
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  
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  
侍琛等素厚二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  
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  
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  
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  
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  
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  
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  
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  
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  
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䟽欲見邀誘臣卽共



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  
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  
栢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  
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  
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  
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  
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  
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厥  
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  
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  
以孔爲名馬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  
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  
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  
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  
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  
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

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  
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  
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  
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  
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  
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  
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  
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  
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  
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  
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覲之字備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  
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  
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  
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  
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  
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  
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  
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  
山陰冷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  
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  
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  
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覬之正色  
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  
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卽位遷御史  
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  
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  
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  
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浦郡相縣唐賜往  
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

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剗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  
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副又不  
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  
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  
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  
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  
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  
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  
詔如覬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  
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  
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  
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  
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  
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  
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  
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  
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緝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闡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  
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  
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  
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  
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  
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  
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  
期識照不能徒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  
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祟漢臣衍貨於天府  
寧免饑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  
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  
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  
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筭  
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迹  
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  
策情以筭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  
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

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  
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  
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  
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  
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  
盈忌以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  
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  
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  
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  
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  
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  
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  
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  
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  
或嬰患深澗乖徼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  
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

躋跖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  
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琰領梁野之言  
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實叟將以  
何術晉平趙敬滯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  
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  
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沖矯鑄旌善之文華  
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  
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  
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  
豪之術鈞質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  
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  
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  
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  
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雲  
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  
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  
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  
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



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  
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  
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  
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  
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敵識弗免豈非  
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  
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  
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  
弗染溫涼之阻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  
而生命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  
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  
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  
以違礮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  
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  
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  
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  
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  
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違

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獠狗逐而華子  
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後逸而林木殘櫝珠亡  
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  
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  
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  
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  
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  
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  
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  
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豈無  
因而立必假織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  
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  
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  
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  
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  
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  
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  
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

棄織紉損絕梁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  
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  
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  
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  
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  
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  
訓範若籍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  
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  
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畧言  
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  
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  
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  
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  
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  
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  
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  
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

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  
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阡危弗存夫靜  
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  
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  
桎弄梟思復巢許之情捶勒會史言膺躋跖之  
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  
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  
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  
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  
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  
火妻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敷可  
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  
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陰  
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  
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  
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  
逮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  
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

宋書傳卷四十一  
嚴霜識貞本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  
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石  
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  
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  
兆夫獨何怪哉原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原  
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  
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  
原朱脩之著節漢辛劉秀之摧鋒萬里竝誠載  
艱 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破之  
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  
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  
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壬子十月十七夜一之了

林學士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周朗

臣沈

約

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  
 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  
 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祿以  
 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  
 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列傳卷八十二

七

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朝廷明其本心國嬖如故朗少而愛竒雅有風  
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  
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  
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  
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  
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  
書戲之勸令獻竒造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  
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  
復佳耳屬華比絲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  
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  
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  
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  
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  
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  
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豕  
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  
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

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且升雄俊延賢  
人者固非一日光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  
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  
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  
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寀身不結王  
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  
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  
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  
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  
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忘之時求予以  
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  
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  
欲以殞海之鬣望鼓鯁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  
覲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竝負青  
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  
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  
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  
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



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  
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  
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廼竚意天后  
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  
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  
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  
勅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  
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  
末則饜給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  
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  
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  
而還閑居違宮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  
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  
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  
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中  
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  
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

絃拭徽籬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驪  
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  
此無災山裝可具侯振飲之罷侯封勒之畢當  
敬觀邠豐肅尋伊鄙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覘我  
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  
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  
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  
減楊子之器物其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  
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  
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  
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竒  
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  
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竒而  
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  
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  
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  
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  
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

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  
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  
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  
奴於北闕無日矣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爲  
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  
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  
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矣  
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慕世膺亂餘  
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  
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  
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  
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  
下旣基之以孝文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  
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  
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

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級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

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惠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藪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媯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

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  
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  
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  
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  
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  
亂郊饑人盈旬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  
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  
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  
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  
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  
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  
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  
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  
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  
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竝起仍量家立  
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  
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

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闡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伎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

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為吏  
 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徵驛一無發動又將  
 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  
 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  
 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  
 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眾垂臂  
 而反脣者往往為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  
 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  
 者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  
 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克餘  
 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  
 禮習以鈺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  
 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  
 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  
 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  
 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  
 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  
 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



至於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  
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  
者乃危亾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  
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  
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  
天下之連喪以其哀竝衷出故制同外與日久  
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  
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  
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  
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  
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  
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  
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  
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  
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  
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  
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  
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  
繡漿酒麈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軒以遊遨  
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  
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  
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  
耗竝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  
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  
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  
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  
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  
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

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  
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  
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  
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  
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  
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  
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  
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  
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  
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  
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  
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  
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  
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  
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  
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  
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陞

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竒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宰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脣吻樹頰胥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

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肯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官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

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使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

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

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

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鑠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

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

缺

留隨王誕鎮襄

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  
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  
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  
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  
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  
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  
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  
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冲  
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  
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  
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  
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  
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  
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  
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  
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豕司之則周承殷法  
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



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之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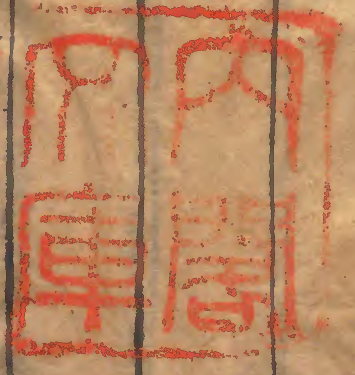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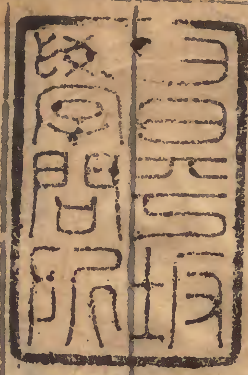
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  
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  
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  
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  
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  
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  
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  
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  
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  
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  
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伯後因  
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  
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竝不服  
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  
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  
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縣亦稱此期限嚴竣

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繇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絲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

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  
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  
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  
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  
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  
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  
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  
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買宅欲還  
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  
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  
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  
刺史宋憇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  
閑文筆憇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  
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憇且爲陳請由此  
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  
許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  
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

史臣曰昔景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責非有積譽  
 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  
 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  
 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偽成俗  
 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  
 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  
 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為  
 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  
 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  
 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  
 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忤主文詞  
 之為累一至此乎



壬子十月十八日夜一見

林

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